



聖周書



野客叢書卷第八

會稽

氏

書

張翥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三舒州之

陽歷山奎山

宋長洲王楙

瀟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於廬江今土俗皆號為南

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瀟山為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

即漢武登瀟天柱山是也僕謂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

即廬之南嶽非有異地按廬州古廬子國即春秋舒國之地張

揖廣雅曰天柱為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縣漢武帝

移嶽神於天柱天柱亦為霍山是則霍山與天柱一而已南嶽

宣三耶首陽山有三一蒲坂二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坂為夷齊所餓之地以僕考之洛陽者為是阮瑀平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平伯夷論語注謂蒲坂非也歷山有四一河中府二齊州歷陽縣三冀州四濮州雷澤縣皆有舜之遺跡翠微考異以濮陽之歷山正舜耕之所塗山亦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鍾離縣四宣州當塗縣皆立禹廟翠微考異以宣之當塗正禹之娶所

種田養蠶

嵇叔夜養生論曰種田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餘百斛安有一畝收百斛米之理前漢食貨志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損亦如之一畝而損益三升又何其寡也僕嘗以二說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嵇之所謂斛漢之所謂升皆斗字耳蓋漢之隸文書斗為斗字文絕似升字漢史書斗字為斗字斗字文又近於斛字恐皆傳寫之誤左太冲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蠶說註有蠶一歲八育僕按廣記日南一歲八蠶以其地暖故爾俞益期版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繭與前說異

二公歸周

文選載此李瀚注則曰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為一老不聞

其二老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爲二老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柰何云歸周也楊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僕謂翰未讀孟子及史記耳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天下之大老而歸之其子焉往伯夷太公非二老乎史記載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文王木祖而東伐紂夷齊諫焉及平殷天下宗周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則知伯夷始嘗歸周不食周粟餓死首陽乃其後來耳孰謂伯夷未嘗歸周也李翰以爲楊雄用事之誤自不深考陶淵明引

孟子此數語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詞

蒼茫作上聲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註謂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側聲蒼字廣韻音叢朗反而茫字上聲去聲皆不收不知先生所用出處以竦博聞僕觀楊雄校獵賦鴻濛茫茫字音莽白樂天雪詩用春茫蒼又曰野道何茫茫注皆音上聲近時蘇子美詩亦曰淮天蒼茫背殘臆江路委迤逢舊春自注蒼茫及聲茫作反用似此甚多

蔡邕

蔡邕傳曰光和元年七月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

問災異。邕悉心以對。事悉在五行志。注云其志今亡。而續漢志引蝗虫及雉鷄二事而已。僕考邕集當時答詔。凡有八事。一虹蜺。二白衣入德陽門。三雉鷄化雉。四日蝕地動風雨不特。疾癘流行。迅風折樹。五星辰錯。謬六蝗虫冬出。七平成門武庫屋壞。八令邕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問。邕對悉有據。依皆傳所不載。傳又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以為宜。須關東平安。然後議之。觀集中有表太尉董公可相國。一表其詞甚切。謂卓功參周霍而止於三事。無異於衆。宜以為相國。位在大傅上。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亦傳所不聞。乃知異時卓為相國。正邕之所啓也。

僧孺徐昕佚事

南都新書云。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畧也。僕驗牛公墓誌。與夫神道碑。知新書所說信然。墓誌云河南少尹呂述與李太尉書言。劉禛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自十月至十一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神道碑亦云。素忌公者。媒孽公與劉從諫反。上怒。旬月三貶。公至循州長史。僕又觀韓雲卿所撰徐昕碑云。昕為并州錄事參軍。相國姚元之為法曹。部人誣元之。以及狀。天后臨朝。方樹刑威。詔公按詰。公表直之。則天大怒。將貶鼎鑊。終能辨正而出。昕有如是偉操。唐史不載其事。昕即有功從弟。世有功能。全杜恕於雷震之朝。史氏甚見嘉美。

而斯事亦然沒而不載可謂得於其兄失於其弟也

誤引畢萬後

曹子達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公葉散世滋芳烈楊聲秦漢向注秦有王離王翦漢有五侯是楊聲也僕按王粲係畢公高之後畢封於魏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而秦之離翦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離翦五侯為畢氏裔條分葉散失也故新莽姚之孫以姚嬀陳田王氏五姓為宗室且禁元成王氏勿與四姓為婚而已自取王訢之女魏東萊王基為子納太原王沉女皆不以為嫌蓋之此也庾信作宇文傑墓誌亦有是誤文范策問曰巨君之姓曾非馭鶴之苗

童鳥已已

鳥當作烏

童鳥舊說謂楊子雲之子小名有一老先生讀法言謂吾家之童為一句鳥連乎字作嗚呼字讀謂嘆聲也似亦理長僕觀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楊鳥之材年七歲而夭蘇頌賦童鳥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於是知童鳥為子雲之子小名又觀韓退之作薛公達墓誌集本云遺言云以儀之子為已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趙德夫謂已已蓋其小字僕觀金石錄中唐人碑刻最多考其人名姓字與今本傳率多差謬或以字為名或以名為字或添減不同似此類十居七

之集即畢萬
後畢公高特矣
先耳仙謂誤
耶

八唐距此二三百年顯然著于史策者尚爾不可辨况所謂小名小字者哉此尤暗昧難以稽考南史王詢亦小字童鳥

魯直詩體

此種詩法目為折腰作若多可厭為人崇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人謂此體自魯直初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佑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若寂寥貫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竿竹作漁竿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禁用黃

禁門曰黃閣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

人往往不得其說按禮記士鞞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箋拜黃閣將有日是也此見沈約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相廳事閣曰黃閣或者不曉謂三公近於君故謂黃閣然名爲黃閣初非用黃僕又考南史何尚之與婢共洗黃閣蓋信黃閣非虛名也郡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塗雌黃以壓火災遂爲黃堂故事外臣下室廬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未之禁往往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黃服黃有禁自此始自明皇天寶間因韋韜奏御案床褥望去紫

君好遠引何不

引儀式刑文王

之典

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勅舊用白紙唐高行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既為未試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也詔晉時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通等傳故劉禹錫詩曰優詔發青紙表亦有用黃紙詔觀前燕錄載岷山公黃紙上表北史邢邵為人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因知古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用白藤紙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道觀薦告詞用青藤紙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用白麻紙石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四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曰勅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

用黃藤紙敕書用絹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東齊雜記言治間以館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又知易白以黃者往往以避蠹之故非專為君命而然

晉鄭馬依

左傳晉鄭馬依馬今讀為延字非媽字也然觀庾信有晉鄭靡依之語是讀為媽字矣考顏氏家訓諸子書馬字為名或云語詞皆音媽自葛洪用字苑分馬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媽如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倭焉得仁之類是也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有民人焉晉鄭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為二音河北混為一音乃知古者馬字只有媽字一音然則晉鄭馬依者

謂晉鄭相依耳。焉者語助。而庾信謂靡依則失其義。

徐彭年謬論

世傳徐彭年家範率多謬論。開元錢一也。謂明皇時有富民王元寶。因命鑄錢司皆書其名。遂有元寶字。舉世皆以為寶也。其後人又云通寶。此錢皆有指甲文者。開元皇帝時鑄。楊妃之爪甲也。僕謂二說不然。按開元通寶乃唐高祖武德中鑄。所謂爪甲痕者。乃文德皇后。非楊妃也。其錢字文或循環讀為開通元寶。彭年既謂元寶字用王元寶名。則是錢為開通矣。非開元也。安可指為開元皇帝時錢耶。又豈有國家鑄錢而書王元寶之名乎。彭年不知何所據。而謬為此說。僕觀玉泉子載錢文有元寶名。因呼為王元。疑徐誤引此。

開元乾元二錢

僕嘗恠開元錢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而於諸錢之中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錢見於今者有二。開元通寶與夫乾元重寶。案食貨志。開元通寶高祖時鑄。徑八分。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高宗復行開元通寶。天下皆鑄之。元宗亦鑄此錢。京師藏皆徧天下。而乾元重寶錢。肅宗命第五琦鑄。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琦為相後。命絳州鑄。此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二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以一當

十乾元錢惟肅宗朝鑄而開元錢鑄於累朝所以至今尚多

事見於前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於廉頗蔣母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太后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見於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范蠡飲醇酒弄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於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與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韓信不知范蠡以此與越人不知佞人爲誰人知唐太宗以此斥字文士及不知魏帝以此語高歡此類至多姑舉其略按史記伍子胥傳前後主父偃傳皆曰日暮途遠吾故到行逆旅之於道也誤以施字爲旅字多於道二字史記主父傳作倒行暴施之

明妃事

明妃事前漢匈奴傳所載甚略但曰竟寧元年單于入朝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權喜如此而已而西京雜記甚詳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竟其事畫工毛延

壽等皆棄市。後漢匈奴傳載此。與記小異。曰初元年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與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靚中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如雜記。則是昭君行。因不賂畫工之故。至元帝誤選已而行。如後漢所說。則是昭君因久不得見御。故發憤自請而行。二說既不同。而後漢且不聞毛延壽之說。樂府解題所說。近西京雜記。琴操所說。近後漢匈奴傳。然其間又自有不同。琴操謂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問說能行者。昭君盛飾請行。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其相戾如此。此事前漢既略。要當以東漢為正。其他紛紛。不足深據。

嵇康集

嵇康傳曰。康喜談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大師。箴聲無哀樂論。僕得毗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康詩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一書。不知又與呂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千餘言。辨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叔遼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瞻論等文。其詞皆玄遠。率根於理。讀之。可想見多時之風致。

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稽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爲何

東道主等語

自左傳有倚鄭爲東道主之言後光武謂耿弇鄧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之間獨未聞西道主之說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困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傳後漢東道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抑揚人物

抑揚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楊雄辨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李陽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後風騷以來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楊馬何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藻人物矣

阿堵此君

今人稱錢爲阿堵蓋相王衍之言也阿堵晉人方言猶言這箇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爲是言非真以錢爲阿堵也今直稱錢爲阿堵不知阿堵果何物耶且顧長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謝安曰明公何須壁間着阿堵輩殷中軍曰理應在阿堵上此

皆言阿堵豈必錢耶此與王子猷以竹爲此君之意同裴迪詩
曰竹君

野客叢書卷第八

野客叢書卷第九

李陸娛老之趣

長洲王楙

士大夫晚年不閑家事自適其適非其胷中能擺脫世累未易
及此僕讀陸賈李遷哲二傳深善其得娛老之趣陸賈爲大中
大夫而歸家好時出橐中裝與五子令各生產賈常帶百金寶
劍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女女給人馬
酒食之費極則十日而更所到家得寶劍車騎從侍者一歲以
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母又溷汝爲也李遷哲爲刺
史歸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里間第宅相次姬

則史陸作作奴
五史陸作作死
一歲下者中字

有味乎其言之也
且三談何容易

膝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童僕侍婢閭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
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醺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名披簿
以審之二公臨老能自享如此是亦高見其有斷斷焉計較口
腹疲精竭力為子孫作活至老死而不知休者人之賢愚相去
幾何哉

魏舒無聊

人在世間不必贏餘粗足伏臘心下無事子孫團聚此政樂爾
苟惟不然雖官尊年高何益於事晉魏舒位司徒年八十二官
非不尊壽非不高然惟有一子一孫皆先天逝子然獨處愁苦
無聊天子於是下詔以安之曰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恒

然為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增滋味品物仍賜陽燧安車出
入觀省或以散憂寵則寵矣樂安在哉僕謂舒當此之時不如
一介之士無榮無辱優游蓬華之下仰事俯育團樂笑語和氣
滿懷有足樂者理有不可致詰既與其貴又與其壽又何不與
其後以慰其心豈非傳其翼者去其角者乎天苟如是又何不
裁其有餘補其不足哉今與其貴又與其壽而不與其後使其
悲苦無聊則所與貴與壽者知其為樂又不如不與之為愈也
不知天與其貴與壽者將榮之聊始不可知也

賈逵傳誤

賈損之傳云捐之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賈逵

因此考之悵然嘆
乎矣天道又安
可測哉

傳云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傳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扶風僕嘗考之誼仕文帝之初捐之仕元帝之初計文帝即位至宣帝末年百三十餘年誼之後方至三世而賈逵傳謂文帝時誼為九世祖而宣帝時之光為曾祖自誼至光且七世而逮事四朝又何其太速誼於捐之為三世孫於光為六世孫豈有三世孫仕元帝而六世孫仕宣帝之理疑傳之誤

元白韓柳

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為視白為甚慙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

變耳元植在監察御史動皆守正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畧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群之徒皆力言其枉是其所以與樂天同也使植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於樂天哉柰何不能自守又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地子厚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為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善此所以與退之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之黨又何慙於退之也元植附會小人遂得入相子厚附會小人反為終身之累是植做著子厚做不著且子厚一廢不起較其所圖孰得孰失善乎劉高尚曰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古人避諱

古今書籍其間字文率多換易莫知所自往往出於當時避諱而然僕不暇一一深考姑著大畧于茲自可類推也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為征月史記年表又曰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度曰端直厚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諱邦漢史凡言邦皆曰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謂野鷄夜雉惠帝諱盈史記萬盈數作萬滿數文帝諱恒以恒山為常山景帝諱啟史記微子啟作微子開漢書啟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為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為盛氏光武諱秀禾為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為老嚴以辨裝為辨嚴

或者以謂稱人當日辨嚴自稱曰辨裝不知辨嚴即辨裝也殤帝諱隆以隆慮侯為林慮侯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為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為杜度吳太子諱和以禾興為嘉興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為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為保傅以京師為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為韶穆昭君為明君三國志韋昭曜愍帝諱鄴以建鄴為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為鄧岱山岳為山岱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為陽秋如晉人謂皮裏陽秋是也富春為富陽蘄春為蘄陽齊太祖諱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綃隋祖諱忠允言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為侍內中書為內史殿中侍御為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

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書御史代之。中廬為倚廬。至唐又避太子諱。亦以中書郎將為旅賁郎將。中舍人為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為長樂。廣陵。但積江都。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為武。如武賁。武丘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文淵為趙文深。太宗諱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所謂始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是也。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王吉語而曰至理之主。才不代出者。章懷太子避當時諱也。武后諱照。以詔書為制書。鮑照為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劉思照改曰思昭。睿宗諱旦。張仁亶改曰仁愿。元宗諱隆基。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並去隆字。君基。太一。氏基。太一。並作其字。隆州為閬中。隆康為普康。隆龕為崇龕。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薯蕷為薯藥。或山藥。至本朝避英宗諱。但曰山藥。簽署曰簽書。德宗諱适。改适州為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更名蠻州。常純改名貫之。常淳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謀。崔純亮改名仁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改名約。穆宗諱恒。以恒山為平山。敬宗諱弘。徐弘改名有功。文宗諱昆。宋緄會要作宋混。鄭涵避文宗舊諱。改名澣。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帝諱忱。韋諶改名損。穆諶改名仁裕。石晉高祖諱敬瑭。析敬氏為文氏。荀氏至漢而復姓。敬本朝避翼祖。復改姓。

文或姓荀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
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
字行劉穆之避王后諱以憲祖字行後又避桓溫母諱更稱小
字武生虞茂避明穆氏母諱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故淮南
子書凡言長悉曰修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爲晉
唐避章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爲崇文館除會稽內史以犯祖
諱會字以會稽爲郇稽賈曾以父諱至中不肯拜中書舍人韋
聿遷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子子司議郎柳公綽遷禮部尚書以
祖諱換左丞李誼爲太子少傅呂渭劾誼謂不避父名少康劉
溫叟以父諱岳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父諱晉肅不赴進士舉

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談曰趙同張孟談爲張孟同范曄以
父諱泰後漢郭泰曰郭泰太李翱祖父諱楚金故爲文皆以金爲
茲錢王諱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楊行密據揚州楊
人呼密爲蜂糖僞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爲蘭香朱高祖父諱城
以武成王爲武明王以武成縣爲武義縣古人避諱似此甚多
不可勝舉聞見錄謂德宗立議改括州適處士星應括州分野
遂改爲處州處州合上聲呼呼去聲非也容齋隨筆謂嚴州本
名睦州至和中以方寇改州蓋取嚴陵灘之意子陵乃莊氏避
明帝諱以莊爲嚴蓋爲莊州李祭酒涪謂晉諱昭改名案脫文自
有招穆字以昭爲侶蓋借音耳公之論如此僕又觀韓退之諱

辨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車轍之轍今史記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謂車轍之轍乎前輩謂馬遷史記不言談今李斯傳言宦者韓談此非史記言談乎又謂漢書無莊字今爰益傳上益莊鄭當時傳鄭莊千里不賚糧茲非漢書言莊乎漢書注以景字代丙字如景料景今類晉書與唐人文字皆然緡素雜記亦莫曉所自僕考之蓋唐初為世祖諱宜耳

王易簡詩句

遊齋閑覽云詩人類以解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常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敬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了事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忘情於軒冕耶僕謂人之官職要皆自有定分無固不可強求有亦不容固避士大夫一進一退貴乎順理非必以忘情軒冕之為高也觀三分詩頗以易簡之言為當理然不若曰青山得意且歸去官職有時還自來

餅粟鬢絲

東坡曰淵明歸去來詞餅無儲粟使餅有儲粟亦無幾此翁只於餅中見粟歐公曰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有幾何二公戲言之耳非真譏之也僕謂詩因言志然才

人志士。筆端造化。抑揚高下。不可以一律觀。譬之水泉。揚之可
以滔天。抑之不過涓涓。於溝澮間。爾文章亦猶是。且如樂天詩
句。率多優游。不迫至言窮苦無聊之狀。則曰塵埃常滿甑。錢帛
少盈囊。侍衣甚藍縷。妻愁不出房。樂天之窘。豈至是耶。則知詩
人一時之言。不可便以爲信。其託諷之意。亦蓋有在。正與宋王
大言小言賦之意同。

禹錫平淮詩

隱居詩話曰。人豈不自知。及愛其文章。乃更大謬。劉禹錫稱平
淮西詩云。州中喔喔晨鷄鳴。譙樓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
又曰。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升平年。以爲盡憲宗之美。吾

不知此句爲何等語。此隱居之言也。僕謂詩人意到。自有所喜。
禹錫之意。隱居自不解耳。豈可以目前之語疵之哉。且有池塘
生春草之句。亦甚平易。是人皆能道者。靈運至謂有神助。靈運
之意。有非他人所能知也。禹錫所謂州中喔喔晨鷄鳴。譙樓鼓
角聲。和平。所以見李愬不動風塵。旣入蔡州。擒捕醜虜如此。始
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升平年。所以見憲宗當德宗姑息藩
鎮之後。能毅然削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僕嘗味之。
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隱居以爲何等語。是不思之過也。

子美悶詩

西清詩話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

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居此。從王逸少語。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耶。僕謂西清詩話此言。是未識老杜之趣耳。平時無青山白水。固自可樂。然當愁悶無聊之時。青山白水。但見其愁。不見其樂。豈可以常理觀哉。老杜在蜀。栖栖依人。無聊之甚。安得不以青山白水為悶耶。曾子固謂以余之窮。足以知人之窮。僕因知子美之言為不妄也。

景仰前修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為未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僕謂此謬自漢已然。非始於魏晉也。僕觀東漢劉愷傳曰。今愷景仰前修。注景慕也。則知此謬其來尚以近時名公如東坡亦承此謬。孫巨源作景踈樓。而坡有詩曰。不獨二踈為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豈特俞清老之謬而已。

張長公

長上声

唐詩中多用張長公事。如陳子昂詩曰。嗟嗟張長公。世道不相容。此蓋言漢張釋之子耳。釋之子名摯。字長公。隱而不仕。見拒於時。據南史。又有一張長公。簡文帝開文德省。省置學士。以吳郡張長公與庾肩吾充其選。陳暄亦云。吳國張長公。晚酒年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是則有兩張公矣。長公者。猶言長卿。長君耳。前漢人字。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少。

釋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長次幼等字爲次第如
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弘字穉卿
兄昌字次卿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攷世系表
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二
兄必字長公次公此理明甚張公之名自淵明發之

髯奴事

魯直次王炳之王版紙詩韻曰王侯鬚若綠坡竹注王褒髯奴
詞曰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按古文苑所載髯奴
詞乃黃香所作非王褒也褒所著者僅約耳詩話曰潘十云炳
之得此詩大以爲憾炳之僕曾大父也上字諱伯下字諱虎仕
至戶部郎家有畫像存爲髯而肥曾直此筆藏于家有過庭集
三十卷行於世舊有坡僊簡牘王會之挾老秦取去今不知所
在矣

詩句紀時

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劉禹錫曰昔時黃
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去迴權德輿曰去時樓上清明夜月照
樓前撩亂花今日成陰復成子可憐春盡未歸家皆紀時也此
祖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方干詩曰
去時初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

度曲二音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瓚註謂歌終更授其次引張平子西京賦度曲未終之語為證師右曰應說是也大各切僕觀西京賦復引元帝自度曲為證正如瓚之失是不深考耳二者各有意義豈一律哉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音鐸如應劭所注師古所音是也西京賦乃度次之度耳音杜豈元贊之意哉注但見元贊有此二字故引為證而不知其意自別古文苑宋玉留賦度曲羊腸此語却可以為證而又在漢贊之先注者不知之近觀藝苑雜錄此二音頗與僕意合然亦推原宋玉之語夫豈未之考乎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贊非也

三公官加公字

北朝多以三公官加公字為除贈曰司空司徒公太尉公是也而贈之者尤多如高允之沒贈司空公王衍之沒贈太尉公又如拓跋欽昔除司空公及薨贈太尉公之類不一示尊崇之義爾僕觀漢孔廟碑有曰吳雄為司徒公趙戒為司空公知是稱不為無自

唯室青詞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兄弟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為切當於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有曰親莫愛於兄弟別莫痛於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

龜夫辨論情而
細更忘其以謂
世利以背者部
方更以編編是如
原以力不出于

有加帝明知之而或者往往請治帝一切置而不問但不過奪其權而已且楊韓趙蓋四君子稍有過累帝戮之不卹今霍氏禍稔惡盈帝豈不能治之哉顧獨隱忍不發者是蓋念大將軍夙息之故觀其詔曰廼者雲等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誅異其自新今禹等云云朕甚悼之茲正見宣帝之本心使顯等稍自悔改則霍氏富貴特未艾奈何悖逆之節愈益彰露而不容掩匿苟不明正典刑天下其謂帝何其勢不得不誅耳是則帝誅霍氏大出於不得已豈固設穿以陷之哉斯言過矣

佛入中國

傳亦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始入中國此蓋論其顯然者

僕謂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畧西戎傳曰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已記仲尼師老聃師望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於武帝

周侍郎詞意

這已記大都
老釋弟子
修佛耳

茗溪漁隱謂周侍郎詞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倒簷花二字用杜少陵燈前細雨簷花落全與出處意不相合又趙次公注杜少陵詩引劉邈簷花初照日之語僕謂二說皆考究未至少陵簷花落三字元有所自丘遲詩曰共取落簷花何遜詩曰燕子戲還飛簷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語爾趙次公但見劉邈有此簷花二字引以証杜詩漁隱但見杜詩有此二字引以証周詞不知在劉邈之先已有簷花落三字矣當時李白亦曰簷花落酒中不但老杜也僕詳味周用簷花二字於理無礙而漁隱謂與杜少陵出處不相合無乃膠於所見乎唐李暉亦有簷花照月鶯對棲之語大抵詞人用事圓轉初不在深泥出處其細合之工有出於一時自然之趣者又如周詞聞知社日傳針線採新燕寶釵落枕夢驚遠簾影參差蒲院非工於詞詎至是或謂眉間為窓牖之眼亦自意遠蓋婦人粧罷以餘粉指印於窓牖之眼有自然閑雅之態僕嘗至一庵舍見窓壁間粉指無限詰其所以迺其主人嘗携諸姬抵此因思周詞意恐或然社日傳針線張文昌句

生子錫賚

世說載晉元帝生子普賜群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耶後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曰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此正用

世說事而李主亦曰此事如何著卿有功故東坡洗兒詞謂深愧無功此事如何有得儂又用南唐史中語僕又觀北史有一事亦相類秦孝王妃生男隋文帝大喜頒賜群官有差李文博曰今主妃生男於群臣何事乃妄受賞此事亦然但其言差隱耳

晉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國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令也僕觀書牘首云死罪自漢魏以來已多如此不但晉羲之也恐非冒禁之故孔龔繁欽陳琳諸人書牋皆先言死罪然後云云晉宋以來如阮嗣宗謝元暉任彦升之徒亦然僕又觀墨客揮犀謂法帖中多弔喪問者蓋唐帝好晉人墨跡舍弔喪問疾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陵無有好者惟弔喪問疾者以不祥故多在人間二說不同

漢碑引經語

漢人專門之學各習其師所傳經書不無異同然當時亦有假借用字所以與今文不同因漢碑中引經書語疏大畧於此靈臺碑曰德被四表張公碑曰元亨利貞蔣君碑曰遵五屏四劉修碑曰動乎儉中鬼神富謙鄉黨遜遜如也祝陸碑曰鄉黨遠

遼朝廷便便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費氏碑曰導齊以
禮有耻且格王君廟碑曰庶績咸喜張表碑曰畔桓利貞范式
碑曰徽柔懿恭明允篤怒薛君碑曰永矢不諠嚴發碑曰鑄堅
仰高此類甚多費鳳碑有泥而不滓洪氏謂此涅而不淄非假借
則傳異也僕觀史記屈原傳有曰皜然泥而不滓劉勰辨騷則
曰皜然涅而不淄知此語尚矣洪氏不引此夫豈未之考乎東
漢如熊君碑隗囂傳亦皆有是語是特費鳳碑也

萱堂桑梓

此語自似似以辨之為也

前筆有云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其名字相訟不知何義僕謂
此必慕為人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故亦名相如且名

食其者不獨酈審二公也前有司馬食其見戰國策後有趙食
其見西漢想酈生輩慕司馬食其為人故名食其其後趙食其
亦必如此人知食其之名字酈審始不知酈審前已有此名者
又如前漢有金日磾後漢有馬日磾而晉又有段匹磾者魏有
干栗磾者

太上皇名

嬾真子云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畧故太上皇無名母媪無姓
然唐宰相表劉氏所出云太公名端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
邦即漢高帝也高皇之父漢史不載其名唐史乃載之此事亦
可大笑僕謂太上皇名先見後漢章帝紀注中不但唐書也章

此則當作名

字相訟

抄時遺莖莖

桑梓傳任之

幸物別

端音端

紀注謂名端一名執嘉與唐書所說微異而不注所自僕考之
蓋出於皇甫謐帝王世紀中不特此也如惠帝張后文帝薄后
以至薄后之徒皆有名字而史記漢書本傳初末嘗聞也且太
上皇之名母媪之姓不見漢書者史氏不載耳馬永卿謂風俗
質畧上皇無名母媪無姓此說失矣

文王之囿

後漢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王五里人以
爲大章懷太子注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
之囿方四十里此云百里五十里與孟不同僕觀世說舉樂松
之語云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字下脫一十
字蓋七十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於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
楊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之囿四十里是亦以文囿爲百
里文王之囿豈真百里耶章懷太子不深考耳

晉元帝

隨筆云秦始皇乃呂氏子楚幽王乃黃氏子所謂羸芊之先當
不歆非類僕考晉元帝乃牛氏子非司馬氏也然西晉當愍懷
之際國祚絕矣得元帝興於江左顧以續二百來年祚司馬氏
相傳才五十餘年耳而牛氏相傳乃至一百四十餘年雖司馬
之廟不歆非類然賴以延其國祚此殆天假牛氏之胎以祐晉
室決非偶然也所以當時有牛馬讖云

青州從事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爲青州從事謂何曰湘江野錄云昔青州從事善造酒故云僕考世說與此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齊而惡酒在鬲上住也從事美官而督郵賤職故取爲諭

橋玄佚事

後漢書云玄舉孝廉補洛陽右尉時梁不疑云云弃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考蔡邕碑云舉孝廉除郎中雒陽左尉云云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弟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祁事于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辟大將軍梁公幕府羗戎震驚隴漢四府舉公拜涼州刺史不動干戈而定西域又值饑荒諸郡饑餒公開倉廩以救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請曰若先諸民已死遷齊相皆傳所不載又傳謂光和六年卒碑謂光和七年五月薨

夜雨對床

人多以夜雨對床爲兄弟事用如東坡與子由詩引此蓋祖常蘇州示元貞元常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之句也然韋又有詩贈令狐士曹曰秋簷滴滴對床窺山踞迢迢聯騎行則是當時對床夜雨不特兄弟於朋友亦然異時白天樂招張司

業詩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床眠此善用常意不膠於兄弟也
僕又觀鄭谷訪元秀上人詩曰且共高僧對榻眠思圓肪上人
詩曰每思聞淨話夜雨對繩床夜雨對床施於僧亦不爲無自
然則聽雨對床不止一事而今人但知爲兄弟事而莫知其他
蓋此詩因東坡拈出故爾樂天非不拈出別章之意然已灰埃
矣大抵人之文章不論是否得當代名賢提拂雖輕亦重不然
雖重亦輕韋詩固佳重以東坡引以爲用此其所以顯然著在
耳目爲兄弟故事

負貢二書

負半千上書曰臣家貧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
下封神岳舉豪英鬻錢走京師云云此正祖貢禹之意貢禹上
書嘗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貧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桓褐不
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賣田百畝以共車馬二書之
意一同是皆有是實而爲是言非矯情飾詞也後世讀之純實
之風可想而今求外補其于廟以爲異嗚呼率天下爲偽之風
甚多此特其一耳

千里尊羹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
此陸曰千里尊羹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尊豉所
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觀此語

似非地名。東坡詩曰：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蓴菜。坡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山詩亦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末下蓴。觀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為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僕嘗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達康境上，其地所產蓴菜甚佳。計末下亦必地名。緬素雜記漁隱叢話，皆引世說之言，以謂末下當云末下，而漁隱謂千里者，湖名。且引酉陽雜俎：酒食而亦有千里之蓴。僕謂末下少見出處，千里蓴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非關魯衛。梁太子啟曰：吳愧千里之蓴，蜀慙七來之賦。吳均移曰：千里蓴羹，萬文名膾。千里之蓴，其見稱如此。

明妃琵琶事

傅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石崇明君詞亦曰：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也亦爾。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嫁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曾直竹枝詞注引傅玄序，以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為明妃用，蓋承前人誤。僕謂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

漢田畝價

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
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畝直一金按漢金一斤為錢十
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
意徵理所在多為良田大家爭售至倍其直而邇年以來有司
狃於姑息所在習以為風舉向來膏腴之士損半直以求售往
往莫敢鄉言世態為之一變甚可歎也

石凍春

東坡云唐人名酒多以春名退之詩勤買拋青春國史補注榮
陽土窟春富平石凍春劔南燒春子美詩雲安麴米春僕觀鄭
谷贈富平宰詩曰易博連宵醉千缸石凍春知富平石凍春信
矣觀白樂天詩有青旗沽酒聽梨花之句注杭人其俗釀酒聽
梨花時孰號為梨花春是又有梨花春之名李白詩甕中百斛
金陵春劉夢得詩鸚鵡林中若下春

並食天厨

今歲首門神有書曰口食天倉觀顧長康所畫清夜游西園圖
梁朝諸王跋尾有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厨知此語舊矣

東出為大將也。史記則曰：乘傳車將出至河南，乃知漢書誤以車字為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將師之將也。

漢唐人丐閑之章

唐人奏疏乞退休多數幾當退。孔戣之章是其一者。如司空圖三宜休，李泌五不住之說，僕嘗考之。漢人乞退之章嘗有是體。如王鳳上疏乞骸骨，謝上曰：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

師古注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為階官。此沿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傳取青紫如拾芥，青紫謂綬耳。顏師古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僕觀楊雄解嘲，紆青拖紫。師古注曰：青紫謂綬之色。觀此語，豈無見耶？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金紫，曰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為謬也。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綬之號，故以本光祿為銀青。

光祿大夫晉時如王翺之嘗為此官而任選為光祿大夫就王宴乞一片金宴乃啓轉為金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米價貴賤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謂可知王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為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十五萬唐潼關失守魯吳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

是一石穀為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倉進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為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元象間穀斛九錢趙克國傳金壘湟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賤而至於五錢貴至於七八百緡無乃大懸絕乎

二公言時政

虞預陳時政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馬舡之不多見送者惟恐吏卒之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為薄俗范甯陳時政曰方鎮去官皆列精兵

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緝彈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標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往役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今送故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二公陳時政皆以送迎之費爲言想晉時之弊莫此爲甚觀甯所謂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有數百戶資官廩布而力入私門有以見當時去官不卹州郡如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所費不貲而勢力之家私占軍役不以爲非者其殆晉之流風乎

魏證蒯通

初魏證常觀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衆爲懼證容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從證言必無今日之禍證此語蓋祖蒯通之故智爾初蒯通教韓信云云信既伏誅上召通曰君教淮陰侯反乎通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策故自夷如此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其事雖異其意則同是皆不以事敗而遽變前說要之胷中有守而然異乎倉皇失措遽變前說者也是以於此反有以見知

壺關三老

疾太子遭巫盪事與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訟太子寃甚力謂充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

造歸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踞隔塞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克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切以為無邪心其言甚當上雖感悟而不為罷兵吏圖益急太子度不得脫即自經繼而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謂子弄父兵罪當笞上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所以然遂族克家而擢千秋為丞相至壺關三老竟不聞尺寸之賞此甚與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也壺關三老班史不著姓名荀悅漢紀謂令狐茂

古者金價

淳書視作斤土
者服虔曰斤土據
上也如馮曰斤南也
抄作近上誤

惠帝紀云視作近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白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言四十金貴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金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也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細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為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間金價一律如此今日之價視古又何倍蓰耶

少翁致神

抱朴子謂秦漢書及太史公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為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僕考史記封禪書曰

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貌又考漢書外戚傳少翁夜致李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朴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繆矣徐注封禪書謂趙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覩爾容又以為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又曰董仲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董君

朝請

令平朝請即及奉朝請並作上聲僕考漢書朝請其說有二一說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此合從去聲如竇嬰不得朝請王陵竟不朝請之類是也師古注才姓反又一說奉朝請

字亦誤以才

無定負本不為官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云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故韓退之東坡詩並作上聲押是也

字人之官

古者字人之官甚重漢即官出宰百里必其綿歷稍深望實稍重然後畀以是任非如今日限以改秩之制其權既輕其責甚重往往人以為難且以後漢杜詩觀之詩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稱辟大司馬府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還以狀聞世祖賜以祭服復使河東剪滅賊徒拜成皋令且詩自功曹超三遷為侍御史又兩持使節方為縣令則其令不亦重哉惟其望重

所以人服。權重不敢動搖。是以一邑之治無難能者。觀漢碑嚴
訢九七爲縣。不以爲煩。蓋以此也。今人爲邑得一滿秩。如釋重
負。雖有過人之材。孰肯希於再試乎。

正五九到官

隨筆云。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
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
豈得不終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曉其義。僕觀前漢張敞
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是。則知前
漢之俗未嘗五月也。然張敞在山陽監護驕賀。其責甚難。卒以
無事。其後徵膠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太守

碑云。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銜。令五月五日到官。乃知拘
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孤及集。有爲舒州到任表。曰。
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
見不避正五九處亦多。

漢諸君末年

前漢諸君末年。甚有異者。文帝十六年。改爲後元年。其說出於
新垣平之詐。侯日在中。以爲吉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繼而
詐覺而被誅矣。景帝猶且因之。景帝即位元年至六年。稱中元
年。又六月。稱後元年。至三年而終。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
號。最後更爲後元。而以二年終。不知當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

之後則疑若有盡乃不諱何耶自是之後不復建後元之號矣然宣元哀三帝末年柳有甚異者宣帝末年號為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末年號竟寧元年正月匈奴又來朝五月帝崩哀帝末年號元壽元年單于來朝六月帝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謂匈奴從上游來厭之故中國輒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曉也

借書一鴟

李正文資暇集曰借書集俗謂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借書一啜還書一啜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訛為癡或曰癡甚無謂當作執僕觀廣韻

法張孟押韻所載執字皆曰借書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侍郎通鑑詩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執然又觀魯直詩曰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鴟又曰亡此書三篋歸無酒一鴟曰慙魚安世書三篋濫得楊雄酒一鴟乃作鴟夷之鴟近見漁隱後集亦引黃詩為證與僕暗合

丁晉公治第

丁晉公治第揚景宗為督役丁後籍沒而景宗貴顯乃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鑿美造粧奩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為妹婿向者器皿乃歸美家二事甚異僕謂人自不悟耳

天下之物去來無定。安可強執在己者以為我有哉。豈獨物然。雖天下亦莫不然。曹氏為漢平董卓。既平而授漢室者曹氏也。司馬氏為魏抗吳蜀。既抗而授魏室者司馬氏也。劉裕為晉北伐燕。北方既定而授晉室者劉氏也。天下事率多如此。區區之勢。豈足恃哉。觀楊龔二事。甚與衛青娶平陽公主事同。

班范議論

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何至是哉。二公議論懸絕。雖毀人亦然。顏前漢之風俗者。莫過乎孔光張禹。晉人謂光禹之罪深於卓莽。使范曄作

光禹傳。則必直書其罪而誅之也。固則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籍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其優游不迫如此。以此見古人忠厚氣象。

汲冢書

史記燕氏家所載。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此說甚背經旨。前輩往往致疑戰國策。亦有是語。司馬貞注曰。經傳無聞。未知所由。僕嘗考之。其說出於汲冢書。凡七十五篇。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言大率與今經史相反。知云夏年多股。益干啓位。殺之。太甲殺伊尹。

氏當作世。史記字。陰以已。起益則益已。是相益而後傳禹。其文未可知。由或曰已。理終焉。歷人。目。如。理。以。歷。臣。考。益。史。

考汲冢書。其言。且。其。下。所。載。汲。冢。書。後。去。文。篇。名。物。年。

疑著者記後之
誤

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亡
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國
卜筮師春是造書之姓名也鎖語土篇諸國卜夢妖恠相書也
繳書二篇論易謝法此類不一今崇文總目有汲冢周書十卷

蔡邕女賢

羊祜父衛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如孔氏生發蔡氏生承時發
與承俱病蔡氏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死其
賢如此視古烈女何愧後漢蔡邕傳無聞烈女傳但載邕女為
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喪亂中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
二子曹操痛邕無嗣遺使以金璧贖之琰不能死節更為生子

謂之烈女可乎史失去取甚矣

古者糧給之數

古者糧給之數嘗考其大畧周禮廩人中歲人食三鬴注云六
斗四升四鬴三鬴為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
四合也魏李悝日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是一
人食米五升也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
斛四斗麥八斛是一人日食米八升一馬日食麥二斗七升也匈奴
傳曰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是一人糲六升也後漢南
蠻傳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晉顧臻曰亦方夷狄對岸
外禦為急兵食七升兩漢上下糧給之數所得大畧如此僕又

考之古斛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八升者。當今二升一合六分。所謂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升三合有半。曰特一八二。曰特一八三。曰特一八四。曰特一八五。曰特一八六。曰特一八七。曰特一八八。曰特一八九。曰特一八九。曰特一八九。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僕謂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日重三。此可據也。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

喉唇喉吻

或者謂文選沈約碑獻替帷宸實掌喉唇尚書為喉舌而以為喉唇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不獨約也如宋趙伯符表

無宜復司喉唇宋文帝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唇宋孝武曲水聯句臣臣曰喉唇齊職方思讓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唇之任宋志平荆南曲曰多選忠義士為喉唇喉唇事如此之多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誌亦曰乃作喉唇帝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僕又觀崔駰尚書箴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不但喉唇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愈啟曰崇禁臺喉吻之司首嚴廊股肱之寄

王建襲杜意

王建詩曰客有新漿馬有粟。人客少能留我宿。此正杜子美與奴白飯馬青芻肯訪浣花老翁無之意。僕考杜意又出於傅休

奕盤中詩曰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變與粟。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

野客叢書卷第十二

史記鄒生正傳與朱建傳尾所述鄒生見高祖事不同大史公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豈非以此兩存之乎正傳述與今班史一同鄒生聞沛公畧地陳留其麾下騎士適里中子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鄒生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來者輒溺之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鄒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為

史記鄒生正傳與朱建傳尾所述鄒生見高祖事不同

宋長洲王楙

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召酈生入請見沛公偃床使兩女子洗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而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相率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攝衣廷上坐謝之生因云云沛公喜賜食問計安出生曰足下糾合之衆不滿萬人欲徑入強秦所謂探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之正傳所言如此朱建傳尾則曰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切聞沛公暴露將兵誅不義願得口畫

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何如人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酈生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自謂高陽酒徒沛公遽雪足廷入見之生揖沛公曰足下暴衣露冠將兵詩不義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夫足下欲就天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度足下智勇不如吾欲就天下而不相見切爲失之沛公謝曰鄉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足下欲就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天下據兵之會地積粟數千萬石守壘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

殺之而下陳留沛公從於是酈生夜見陳留令說之陳留令云酈生夜半斬陳留令報沛公遂下陳留其說又如此由前說則沛公據洗見酈生由後所說則方洗見使者由前所說則謂陳留令不聽則足下舉兵攻之由後所說之臣為內應於是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其正傳所言如此

漢獄吏不恤

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按數事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韓安國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王嘉下獄獄吏稍侵辱之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

死有餘責歐血而死蕭望之不肯入獄仰天歎曰吾備位宰相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藥而死夫以宰相大臣獄吏上且不恤况其他乎是以路溫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上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之吏上下相歐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病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獲故囚人不勝痛則歸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畏奏卻則鑿鍊而周納之蓋奏當就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鑿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

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喻為一切。故俗語曰：盡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此，使人讀之不覺毛竦。想秦敝之存於當時者，莫此為酷。觀勃等所云，益可驗矣。鍛鍊周納，文致其罪。在漢已然，況今日乎。

經惟二字

曩歲平江鄉試，有詞科人為考官出策題，用經惟二字，莫知所自。僕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用此二字。又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經常也。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

難以為經

披霧睹天

今用披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褰。駱賓王詩：情披樂廣天是也。往往謂此語初見於晉，不知此語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曰：文王畧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青天。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曹植謝入覲表曰：若披浮雲而曬白日。

瘡消二義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有疾。鄭注：瘡，酸削也。司馬

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瘡首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為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矣。乃復引周官為證。是以消中瘡首為一義。以至玉篇唐韻之類皆以瘡為渴病。惟禮部韻瘡字下注酸瘡頭痛。是為得之。張孟押韻注酸瘡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疾為不同。是又認二字為一體矣。

公門有公

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曹植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處甚多。如李虎曰。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獨引一句者。如梁武帝曰。陳可謂

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是皆祖田文之語爾。而續釋常談獨推王訓陳王鎮惡二事以證將門將相門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曹植之所記也。晉王沉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王延扣冰

晉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思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踊出冰上。取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扇席而驅暑。雖黃香孟宗。押北為倫輩。僕謂不若易孟宗為王祥。尤為切。當為母而致冰鮮。王氏有二事。前有祥。後有延。

江淹擬古

遯齋閑覽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
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
也。如常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
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
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祐
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詩曰。碧雲流
本是詩家曰。湯慧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溪雲。似此等語。皆
以為湯師用。唯常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
詞。似不失意。吳曾漫錄。但引樂天與唐人上對合二詩。為證。豈

止此耶

王介詩

王介出守胡州。嘗有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鮫。
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替閻羅。後兩句事。見北史韓擒虎傳。
擒虎曰。生為上柱國。死為閻羅王。亦足矣。夫子稱祝鮫之佞。蓋美其
有材耳。謂衛靈公不亡者。似有祝鮫等之故。左氏傳亦為祝鮫
排難解紛。閻者。賢也。介以諂媚者為祝鮫。是徇於流俗之見。觀晉
王沉為豫州刺史。下教曰。達幽顯之賢。去祝鮫之佞。北史曰。辟
犬吠新客。佞暗排踈賔。望衛惋祝鮫。盼楚悼靈均。知此說久矣。
不知佞有二義。有才佞之佞。有諂佞之佞。以云口佞。少與否。

衛鮫三枕晉叔
與百聖門宣
取此哉

藥欄

李濟翁資暇集曰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非花
藥之欄漢宣帝池藥未御幸者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率多作
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有誤者以藤架蔬圃作對僕謂此說
固是然考漢宣帝紀池藥未御者與貧民非藥字又觀古人詩
如梁庾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堦轉藥欄唐李商隱曰水精眼
蕊是人欄藥日高紅髮髮王維藥欄花逕衙門裏又曰新作藥
欄成杜子美曰乘興還來看藥欄許渾曰竹援畫看筍藥欄春
賣花又曰欄為紅藥盛張籍曰借宅常欣事藥欄多作花藥之
欄用也近見茗溪漁隱亦隱藥為證

如律令

資暇集曰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為飲酒之律令
速去不得滯也一說謂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
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
令讀如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言走與雷相疾故曰如律令
僕謂雷邊捷鬼之說出於近世雜書西漢未之聞也漢人謂之
律令者戒其如律令之施行速耳豈知所謂捷鬼耶此語近於
巫史不經之甚宋時有文書如千里驛行之語正漢人如律令
之意也

開八囊

世市
宣帝三年池藥
未御幸在飯與
貧民
李商隱日為
水桂眠多是
欄藥日高紅髮

以十年為一袞其說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袞屈指幾多
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袞可謂盡盡天年注曰
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袞盡以十年為一袞爾近時 壽
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舜免息例劄子曰昌運協千齡之
會東朝開八袞之期又曰慶開八袞之筭三世奉萬年之觴
盍改開為登字

古人引用經子語

古人有引用經子語不純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間亦有害理
處如范曄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
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學約之弗叛矣夫賈逵曰孔子稱

於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閻纘曰孟軻云孤臣孽子操心也
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孟軻云衆人皆曰殺之未可
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
法此等語雖不無損益然不甚碍理如劉向曰帝舜戒伯禹毋
若丹朱傲表著曰舜禹相戒毋若丹朱按今尚書此語乃禹戒
舜非舜戒禹謂之相戒亦非如此等語似於當來解之意未安也
或者謂范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中脫一道
字僕考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而禮記坊記則曰貧而好樂富
而好禮

漢書載霍去病過焉文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擊蘭下殺折蘭
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
軍中之甲不喪失也史記載此大畧相同但於短兵下無鏖臯
蘭下一句於斬胡王下却言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徐廣注誅全
甲一作誅全甲此三字較之漢書所甚失文理疑史記之文傳
流之誤後人不考因其誤而為之注耳

稱翁姑為官家

吳人稱翁為官稱姑為家錢氏納土蓋嘗奏過謂其土俗方言
觀范曄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為百歲阿家其母云云妻曰阿家
莫憶表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眠答曰官既未
恙眠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為不誣也

男人傅粉

世說載何宴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拭愈白知其
非傅粉也僕考魏畧宴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則知亦嘗傅粉
矣前漢佞幸傳載籍孺閑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
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在殯跽人掩涕而固獨胡粉飾貌搔頭
弄姿盤旋偃仰從容治步畧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
弟無不薰衣剃面施朱傅粉此明言男子傅粉者

二公待宦官

後漢中常侍張遜權傾天下遜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名士

固何如此為
為證

不遠如也

無往者。遜甚耻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後誅黨人。遜感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論謂當時士風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爲貴也。昔哉斯言。僕觀本朝張茂則。雖宦官之賢者。元祐間嘗請諸名公。毀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伊川所爲。正與太丘反經而合道者。非有卓然之識。馬能及此。

臥雪二安

錄異傳載漢大雪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之。臥於床。又先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已絕。殺妻子皆臥。二事甚相類。皆雪高臥。皆縣令來撫問。元安表安名字。又相協。安得不認爲一事耶。因思天下有一事。關兩處者。何可勝數。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畧。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冰鱗之王。前有祥。後有延。

灰釘事

劉鍇注李商隱樊南集。有代王元茂檄云。喪具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灰釘事。前輩謂杜篤賦。焚康居。灰珎竒。稚鳴鏑。釘鹿蠡。商隱彫篆如此。僕謂此二字出於南史。陽祖紀九錫策曰。玉斧將揮。金鉦且戒。妖酋震懾。遽請灰釘。商隱用此耳。抑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僕暗合。

聯合古人句

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為一聯。曰籠中剪羽。仰看百鳥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為工。近觀漫錄。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為岸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錄不言所以。不知上句乃韓退之詩。下句劉夢得詩。韓曰剪羽送籠中。使觀百鳥翔。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野客叢書卷第十二

野客叢書卷第十三

長洲王楙

解經惡穿鑿

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何敢死。死本先字。僕觀北史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乃知死字。劉原父謂尚書愿而恭。恭疑茶字。蓋愿而加恭。則愈拘而不和矣。豈濟其不及哉。僕觀南史顧愿字子恭。虞愿字士恭。則知恭字蓋古也。郭次象謂孟子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少當讀如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也。如孝父之父。此說亦佳。然觀離騷。竦長劍兮擁幼艾。戰國策。不以矛工。

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語。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又知以少艾爲幼美。自古已然矣。後世解經有極佳處。然觀史傳所引。又往往不然。似此甚多。不可殫舉。僕舊從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已。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作煙字讀之。意更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丘者焉。因知後學之解經。政不必用意過當。爲穿鑿之說。無悖於聖人經旨。斯可矣。

晉王氏數派

晉王氏最盛。然有數派。非一族也。僕不暇盡數。姑擇其顯然者。疏之。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之裔。後漢隱士。霸之後也。祥覽敦導。羲獻之流。皆瑯琊之裔。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祥覽別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脩之後也。濬。彞。矩。暢。弘。農人。晉王氏無慮十餘派。惟瑯琊之派最盛。王導之孫。珣。珉。謚。穆。十三子。仕宋。大顯。而慶流蕃衍。至隨及唐。有琳者。仕則天時。有珣者。亦相繼爲特顯人。皆導之嫡派也。見於史傳者。班班可考。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賈論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爲魏將。剪爲秦將。自秦至漢。有言有駸。自漢至晉。有覽有祥。其緒也。則悅洽。珣珉。其傍枝也。則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源流。僕哀緒出自太原。自晉避地。

徙于閩中按家譜十世祖諱榮仕唐為水部郎中見閩川名士傳七世祖諱仁僨閩王審之辟為大理評事不就避於剌頭鄉里服其節義至今稱剌頭王家焉

二書一意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能垂休光昭後世者亦莫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授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送此言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遑遑出其家辟其親甘窮饑而樂離別者豈有二事哉為守道而求知也有士之所以休聲茂功鏘光保大不絕勲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也况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况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知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也蓋以在位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

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也蓋以在位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

迹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况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材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某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是以後後棲棲鬱鬱而無語。切以閣下以周邵之材云云。二書皆用此起意。

陳遵投轄

大抵觀史當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陳遵傳云。遵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如傳所云。則遵閉門投轄率以為常。何其不近人情如此。每閉門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轄投井中耶。蓋投轄事一時偶然。非謂其常如是也。遵間嘗因醉中留客不住。遂取客車轄投於井中。史家紀此一事。以見遵平時好留客如此。後人不考其意。遂謂常取人車轄投井中。如李方叔詩可笑。陳孟公好客常投轄。何不曉事如此。

阿買

晋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阿瞞。僕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知此語尚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見於男子者。如漢穀院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士君子立論之難

甚哉士君子立論之難也。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僕謂漢取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仁義，何嘗不以詐力。宣帝嘗曰：我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語甚當，似不若雜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雜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漢也。溫公曰：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僕為聖人，道化之妙，應變無方者也，豈可以才德論耶？才德兼全固難，天資甚高者能之，然在聖人似不當以是論。何者？要有所局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斯可謂善謂聖人矣。僕晚進寡陋，不足以窺前輩藩籬之萬一，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美事不兩全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為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為官，又欲為仙，安有是理耶？

夷亭之讖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己亥庚子連歲天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未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籍籍言潮水至夷亭未以為信也甲辰歲衛涇又魁天下蘇之為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為鄉中偉觀僕嘗作啓賀衛魁一聯有曰謂夷亭兩見潮水君其應吉讖而登大名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錄也

書詞輕重

無垢先生為郎曹日唯室先生通書則曰子韶郎中老兄及入西清書詞之禮損加稱官而不稱字門人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為天子從臣不比向來當還某禮豈以故舊之私廢之時人以為識體僕伯祖公達與許右丞少尹有筆研之舊洎許入政府伯祖猶為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但以字稱或謂伯祖許公隆貴無稱其字伯祖不然曰故舊之義安可以窮達異之哉然伯祖字之而許亦不以為嫌人嘉伯祖之不屈服許公之有量

新莽威斗

避暑錄載韓王汝家有王莽同科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與十凍銅科重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閣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

臣相第二十六科食器其文如此。又觀隸釋威新莽候鉦銘曰：候鉦重五十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王二晦造，番夫放守史允掾太守左丞守令嘉掌共上大夫。省其文意亦如此。二銘甚相類。僕考新莽傳：建國八年改天鳳，天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子，為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為元日，是以每年有上戊之文。又案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畢，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側，入在前御旁，其用如此。後劾孔仁亦曰：右杖威節，左負威斗。王汝家所藏銅科，正此物也。觀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所製固自不同。又觀南史，有人觀

開玄武湖於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公居江左者，唯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斗，有以賜大臣者如此。候鉦無所考據，然不觀候鉦銘，無以驗銅科為真新始物也。候鉦銘云：重五十來斤，守上加一點，是衆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固知北齊文宣以七為漆，而誅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漢人居喪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則除，自後因而弗改，習以成俗。

故翟方進為相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復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為盡禮如源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薛宣後母死其弟修去官持三年喪而宣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漢碑中有居喪二交以非五五者者則以為美談如李翊費鳳之徒以為至孝銘謂考憂釋紼公義卓休其見推往往如此則知當時丁父母憂持三年喪者鮮矣不持不能持三年喪且居憂而遷除者有之如魯峻居母憂自乞拜議即是也漢人居喪大率可見奪情廢禮往往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過於厚者如高陽令楊者遭從兄憂而去官度尚遭從父而解秩又有為其師服斬喪三年而不釋者禮之過不及如此

漢人下語

鄒陽曰高皇帝收弊民之倦谷永曰階下當盛壯之隆太史公年表揚惲皆曰當盛漢之隆班固曰高帝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猷被納謗之讒申生蒙無罪之辜枚乘曰馬方駭鼓而驚東方朔曰賜清燕之閒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者似覺意疊要不害於理近時有直學士院制誥中用龍光之寵之語而上不喜以謂意重惜當時無以此言奏之客有言上語者躊躇久之謂寵字難改僕謂求便於時作龍光之渥為穩帖也僕又考之龍光二字六經中別無出處唯詩有之據詩為龍乃寵字

借寵爲龍耳。然漢人碑刻以龍光對言鶴鳴，是又以其爲龍鳳之龍矣。

弟姪獻言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田叔父曰：大人而事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言不敢施於叔父者，正懼其僭也。僕謂古人叔姪之分雖有間，而事有可告，則不可得而隱。古人叔姪之間自有相予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爲間者。僕謂愛盜爲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則幸脫，觀此數語，斷乎治吳之藥石也。種爲此言，不以爲嫌，盜受其說，不以爲罪，盜用種計，迄善於吳，此正姪規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文中子芮城府君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此又弟獻言之一例也。如柳子原等亦有送兄序。

遊士持書干謁

今遊士持朝士書走江淮，謁州郡，往往視書之輕重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尚矣。僕觀沈亞之集，有與踞鄜州一書，其間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書爲之輕重，書之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辨智過人，猶以爲狂，即與

偶然之輩。徼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飢惡味。且是閣下者。不獨盡窮我求粟帛者。亦有抱其才智。求臧否於閣下。今一貫以禮。而以書為輕重。切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爭賈書為糧。受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愧於閣下。不惟不愧。且將憤怨閣下。勞費以取無益。觀亞之所言。可以見當時遊謁之士。

王勃等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為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行響共兩聲相亂。曰。鷗金將玉露共清。柳黛與荷綃漸歇。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

若字

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習為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記。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莫。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叙。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彥升。沈休文。江淹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白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月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煙霞對賞。

紅日

二史下即字

班馬二史下即字。曰。所治即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即上

意所欲釋。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雖文致法。往往釋之。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曰。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衝命。曰。今單于。即能前。天子自將兵。祠。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曰。溫舒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怒。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喜。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即有緩急。真可將兵。曰。即無事。當窮竟。曰。漢即來。我即發。曰。即上云云。大王。即有周召之名。似此言甚多。即為言就也。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夫人

今人呼夫人為泰山。或者謂泰山夫人峯。故云。據雜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為封禪使。及已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一壻。鄭鑑。官九品。因說遷五品。姚元崇恠而問之。鑑不能對。黃番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夫人東南英。注謂夫人字俗。以為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此。而不考所自。僕觀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下。謂古無夫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為丈人。已見此特。

晉官品占田

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占四十五頃。第三品占四十頃。第四品占三十五頃。第七品占二十頃。第

八品十五項第九品十項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國朝近制官品限田多寡之格其與晉同而較之舊制已減半矣。

野客叢書卷第十三

野客叢書卷第十四

王珪母妻識見

長洲王楙

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闢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珪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糊口家貧自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寞人散後入帷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髮環鬻布充酒沽上云天下亂宜與英後厚向切窺數公

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就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許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有興。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杜詩所載如是之詳。觀詩言房杜來沽酒。留飲之意。似與傳文同。然此是珪妻杜氏。非關母李氏事。前輩往往疑之。終莫能辨。或以為傳誤。僕謂觀者正不必深泥。要當考於理。為得傳言母李。而詩言妻杜。有以知有婦姑皆賢。其高識遠見。甚非常人所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為據也。

趙次公虬髯十八九。謂太宗。又曰有虬髯公傳。僕謂引虬髯公傳誤矣。此非太宗。乃李靖所遇之人。張三郎者。所謂虬髯公者。亦偉人。見隋不靜。亦欲規圖基業。太宗既出。見其英武。為不可及。於是過海。自立為扶餘國王。其事甚明。見太平廣記。此事甚與陳希夷返華陰山意同。

賈島事衆說不同

新唐書載賈島。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唐遺史載

賈島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退之爲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爲布衣交後因下第乃爲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之曰卽君何會此宣宗既去島知亟謝罪乃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晉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有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之句撫言又載賈島太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吟曰落葉滿長安來一睨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君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又嘗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慢武宗

訝之他日令與一官授長江簿至晉州司倉卒三者所載異同如此新書謂先爲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後因不第乃爲僧遺史謂得僧敲月下門之句衝京尹韓退之節撫言謂睨落葉滿長安之句衝京尹劉栖楚節新書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史謂奪詩卷忤宣宗除長江簿撫言又謂肆慢武宗云云其紛紛之論不同如是不可曉僕觀集中載大中八年賜島長江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則島出仕於宣宗之時似合遺史之說矣然考蘇絳所撰墓誌則曰羅飛謗責授長江簿三年秩滿遷晉州司倉○癸亥歲終于郡官舍殆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戶於我何有此正與傳文所載不同要當以此爲正島死於武宗之

世不應至宣宗之時方仕墨制疑後人所撰以附會遺史之說不然則大和誤書為大中亦未可知

文帝輕信

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於輕信賞罰之命往往出於一時而不加審細所幸當時之人卒能救止不至麗於有過之地李布為河東守人或言其賢則召以為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歸故郡賈誼通諸家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為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棄之長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則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則赦出之太倉或令者言其過遽下腐刑緹縈言妾父廉平則恕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有能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遂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銚而責上林尉以辨給而遷畜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其族是皆出於一時之喜怒而賴張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輕於賞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輕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無損於文帝之仁乎

漢人多引逸經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元鼎詔曰詩云四牡翼翼臣征不服揚終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事式昭德音注逸詩曰祈招之愔或昭德音引逸詩者如此晁錯贖書曰毋為權首將受其咎王商傳周書

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注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律歷志曰書曰先其筭命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主父偃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注此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

取亭館名

東坡見人讀晉書問其間得幾亭名范石湖亦嘗與立之伯父言凡亭館名須於前代文籍中取本朝文籍要未為古似不宜取僕謂借如本朝歐公荆公蘇黃諸公以其名重就其詩句取之猶未為過近時稍有詩聲遂採以為扁榜甚無謂也大抵名不可過實與其浮誇不若少貶以溫公學術而園曰獨樂堂曰讀書初未嘗誇耀今人率求美名以歸其處不顧已之所安如懸車扁曰見一是也時人好誇不止一端如名寵婢如書桃符皆然桃符書惟天佑于一德八荒歸壽域此等語不知常人何以當之僕叔祖嘗以桃板丐唯室先生書先生書曰但願兒孫勤筆墨不妨老子日婆婆語甚得體

金條脫事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嘗賦書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岐卿續之岐卿以玉跳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為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嘗問其事於岐卿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異相公

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後岐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真經無玉跳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僕謂真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二篇耶然考温岐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南華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率有異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釧也北夢瑣言又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未進士對之温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孤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告於

人由是踈之温亦有言中書内生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過於逆旅温不識帝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謫為方城尉流落至死撫言又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攬擾場屋黜為方城尉說者不一如此

杜荀鶴羅隱書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荀鶴羅昭諫為多荀鶴詩如曰祇恐為僧僧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打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

俗語雅用自
自是俗語
不可取以誤後
人

無壽歆何如。羅昭諫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無花明日愁。能消造化幾多功。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命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人非多引而罪勝於杜多矣。

古文尚書

遜齋閑覽曰：春秋襄公六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因舉虞書成允成功為證。又襄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曰：

逸書也是未嘗讀古文尚書耳。僕謂當是之時，古文尚書未出而預之所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且如國語引泰誓曰：民之所歆，天必從之。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方。常昭注曰：今泰誓無此文，其散亡乎。又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衆非元后何載。后非衆無與守邦，民何近不可下。如此等語，甚多。常昭皆注以為逸書。按今尚書數處本文具存，初非嘗散失也。非特國語為然。又如禮記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泰誓予克受，惟朕文考無罪。鄭氏註亦以為無此文，不知此文元在。杜預之見，正與常昭鄭玄同。以本文為逸詞，非不讀古文尚書。蓋古文尚書未行於時，故爾。且預所見不獨是也。如董之用伏戒之用威，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始敬終終以不困臯陶邁種德念茲在茲聖有勳明徵定保如此等語預皆注為逸書又如穆叔舉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預注謂今尚書無此文諸儒疑之按諸語具存今尚書中聖有謨訓作聖有謨勳注謂聖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

金巨羅

謾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巨羅案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巨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亦曰勸我春風金巨羅僕謂金巨羅入詩中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巨羅為酒器然觀祖珽盜金巨羅置髻上髻上豈可以置酒

器乎黃朝英亦有是疑

奚斯頌魯

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而王廷壽靈光殿賦不當云奚斯頌僖此說是矣不知其失不自廷壽始自班固始也觀兩都賦序曰臯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闕宮卒章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萇注曰有大夫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曰奚斯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奚斯作廟矣班固乃以魯頌為奚斯所作豈非誤耶賈氏群經音辨謂班氏將見前世傳詩學者或有異說

與僕觀李善文選注曰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
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乃知
此語有自宋鮑照河清頌亦曰藻被歌頌則奚斯之徒

衆口鑠金

屈原九章曰衆口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補引鄒陽衆口鑠金
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引證不知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
觀鄧析子曰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鄧析春秋魯定公
時人鄧謂古人有言則此語又見於鄧之先矣補引漢人語是
未見鄧析子書耳且在鄒陽之前張儀亦嘗有此語其後蘇善
注文選鄒陽語引國語伶州鳩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要未爲廣

論衡曰衆口鑠金者在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
云

櫻桃無香

漁隱曰退之櫻桃詩曰香隨翠籠擊初重色映銀盤瀉未停櫻
桃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僕謂凡麗於土而被雨露之發育
者皆有香香者氣也謂草無香則曰風吹花草香謂竹無香則風
吹細細香豈可謂櫻桃無香哉漁隱不參物理但謂芬馥者爲
香而不知物之觸於鼻觀者非香而何

天開圖畫記

國音也

胡應期作真州天開圖畫記曰公試爲我矯首而望江都宅其

東牙櫓錦纜。還有隋煬帝之遺跡可鑒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怒。今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圖之恨。今尚可償乎。此意出於汪彥章京口月觀記。米南宮壯觀記。月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遁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垠而居也。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壯觀記曰。嘗試與客指天末之壘嶂。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劉元德之所摧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守。而侯景之所陸梁而

睢盱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所荒墟也。漁隱謂東坡超然臺記。其畧云。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遠若近。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類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淮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本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之類。從而効之。習書曰。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谷。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商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

端午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十五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

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缺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九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僕觀續世說。齊映為江西觀察。因德宗誕日端午。為銀瓶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

承准字

今史文用承准字。合書准。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准。僕考魏晉石本。吏文多書此承准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準多作准。知此體古矣。干祿書。廣韻注。謂准俗準字。既古有是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言京師舊有平准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為相。以其父名準。改為平貨務。僕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革不一貫。宋書。平準。令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準字處。所避可知。

徐忻詩

西清詩話曰。徐忻作詩。有唐人風氣。有詩曰。劔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欄干。年來是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僕記得一雜說。謂一婦人能詩。舉其一絕。末聯云。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語工於徐。

野客叢書卷第十五

富公奉使語

長洲王楙

漫錄曰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北虜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則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各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序按唐鄭元璿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皆入將士在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乃知鄭公之言出於元璿僕謂東坡固嘗言之矣鄭公此言正祖嚴

安論徇西南夷之議漫錄未之聞耶自嚴安為是說後王國老
陸抗亦嘗用此意諫吳主矣時師旅仍勤百姓疲弊抗疏曰諸
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哀我已大病矣
今爭帝王之資昧千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
元壽又祖其意晉顧雍所言不足此意非特抗也

逍遙溪愚溪

王建逍遙溪亭詩曰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改溪名起石臺車馬
到春常借看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疎野樹人移折零落閑花雨
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溪詩序
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溪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因

為詩二章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隣家唯見里門通
德榜殘陽寂寞出樵車僕觀二詩深有感焉當逍遙公隆盛之
日太官載酒奉常抱樂鑿與翟禘增貢泉谷見誇於諸公者不
一常公去此才數世耳向者逍遙之地至於賣供官稅不如灰
當子厚無恙之日所游愚溪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
至殘陽寂寞出樵車是何隳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
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為計有不可得李衛公
平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
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不切至然平泉惟石名品未幾為洛
陽大族有力者取去嗚呼茲豈告戒所能及哉

握髮等事

今言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如李瀚蒙求所載是也。不知先此大禹蓋嘗一饋而七起一沐而三握髮矣。事見呂氏春秋。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稱高鳳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粟矣。事見鄒子前漢載韓信微時從漂母食不知先此子胥微時蓋嘗從繫綿女子乞食矣。事見吳越春秋。此三事皆在前世罕傳焉。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孟子薛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只曰孟子未

詳所得僕謂孟子之字見於孔叢子夫豈未之見耶。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何可勝數。往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姑表一二出之。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並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允字公信夷齊乃謚也。見論語注。臯陶字庭堅見左傳。孔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煇字執嘉見皇謚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漢中公名培見史記注。逢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鄭子真名僕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

名廢字少通見崔氏譜箕子名餘胥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
易牙見孔穎達左氏疏伏生名勝字子賤孫敖名饒字叔敖並
見碑彭祖姓錢名鏗見姓苑錢音煎見論語竊比老彭疏胡如
村乃作賤字用千姓編亦然非也

行狀不宣等語

漫錄謂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書尾用不
宣語起此僕觀漢高祖初定天下諸侯王上疏云云末云大王
功德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此正不宣語之所從出也又謂
自唐以來為墓誌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行狀如梁江
淹之作是也僕觀英志周條等甄別行狀上疏云云此行狀之

名所由始也

說法

今用女倡賣酒名曰說法或者謂漢晉未聞僕謂此即卓文君
當壚之意晉人如阮氏醉臥酒壚婦人側司馬道子於園內為
酒壚列肆使姬人酌鬻酒皆是矣

賤庶出之子

自古賤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孝武曰崔道固如此
豈可以偏庶侮之顏氏家訓曰江左不諱庶孽子河北鄙於側
出江左喪室之後多以妾媵主家事河北必須重娶至子三四
母至唐而此風猶存觀褚遂良請千牛不薦嫡庶表曰永嘉以

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俗乖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聖朝深革前弊。人以材進。不論嫡庶。子今二紀。今者薦千牛舍人。仍為此制。理所未安。觀此可以見漢晉以來。重嫡而輕庶矣。切又考之。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至母恤曰。此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婢耳。對曰。天之所命。雖賤必貴。於是。以母恤為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泰夫人

漢碑有書太夫人為泰夫人。或者以為異。僕謂漢人多書太為泰。如前漢書。泰平。泰一。泰甚之類是也。范曄避家諱。故後漢書

皆書泰為太。如郭泰為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泰夫人。近有好用古字者。書是非為氏飛。而或者笑之。僕謂此固好奇。不可為無所本。古人書字。率多借用。蓋嘗考之。漢書以頌示字。書視看。看字。如視其節儉是也。荀子以視看字。言是否字。如是其庭可搏瓦是也。漢志。以是否字。書氏族字。如至玄孫氏為莊玉是也。書非字為飛者。如漢所謂飛陶。唐其若是乎。此氏飛字之所據。

螟蛉

今呼非所生之子為螟蛉。觀南史。康明帝負螟之慶。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吏養子字螟蛉。又觀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義。知此說尚矣。

禁中起居注

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知漢起居注在宮中。為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不復用女職矣。今考隋書經籍志。自漢獻帝以來。至隋開皇間。所謂起居注。凡有十四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又謂禁中起居注。零落不可復知。觀葛洪所引。則知尚存於晉。至隋始亡。

唐時揚州通州

唐時揚州為盛。通州為惡。當時有楊一益二之語。十里珠簾二

十四橋風月。其氣象可知。張祐詩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曰。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承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其盛如此。通州則不然。白樂天詩曰。通州四海恓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元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通州。又曰。黃泉便是通州郡。其不美如此。一謂神仙。一謂黃泉。相去霄壤矣。

千秋一日九遷

文選任彥昇表曰。雖千秋一日九遷。荀爽十旬遠至。李善注曰。東觀漢記。謂車丞相自高寢郎一日九遷。為丞相。日當為月字。

之誤也。僕謂李善注此未為盡善。考漢書高寢郎田千秋訟太子寬武帝立拜為大鴻臚師古注立拜者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謂千秋因此一言頃刻之間自高寢郎起遷入級至大鴻臚非謂一日之間九次遷除也。謂之一日正不為失。李善誤認此意乃以一月九遷為丞相。又案漢書千秋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漢史謂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蓋以此也。則知千秋為封侯乃在鴻臚數月之後。所謂旬月者十月也。豈一月九遷為丞相哉。善蓋引東觀記之謬耳。

蕭何留守

漫錄曰留守字案漢外戚傳戚夫人從上之閔東呂后常留守高丞事物紀原乃言留守始唐非也。僕謂漢高祖出征留蕭何守關中此正留守本意後之所謂留守者祖此爾。呂后婦人豈所當據其後如晁錯請居守光武以寇恂守河內晉惠帝長安荀藩在洛陽留臺承制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似此不一。高丞事物紀原謂留守起於唐何其太鹵莽耶。推而上之則又出於石祈子守之意。後觀史記越世家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惟太子留守知此意又遠矣。

歸去詞語

漫錄曰淵明歸去來詞云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康琴賦中語

僕謂淵明曾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豈應規倣前人之語。其間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語也。儻如漫錄所云。則風飄飄而吹衣。則出於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於潘安仁。此類不一。何獨用嵇康之語哉。

人生何須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裴昭明歷郡清勤。不事儲蓄。帝謂人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我聚被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二說出於徐勉。

衙牙二字

漫錄曰。孔氏雜說。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遺法也。後遂以牙為衙。或以解舍為衙。唐韻曰。衙府也。是亦訛耳。案書林。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字本作牙。訛為衙。大司馬掌武備。猛獸以牙為衛。故軍前大旗為牙者。所以衛也。孔氏謂旗不得其說。南史侯景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於此。續釋常談。又引北史。宋世良在郡。牙門虛寂。為牙門所自。僕謂皆未也。牙門已見後漢。觀翹義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國魏文帝置衙門將。晉陸機襲父爵為牙門將。案後漢汪真人水鏡經。凡軍出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將軍不利。是以古兵法擇吉日祭牙。是以後漢滕輔。晉袁宏。顧愷之。宋王誕。皆有祭牙文。吳統有祭牙。

賦皆謂武備之意而牙衙之說信矣謂訛牙爲衙恐未必然疑
牙衙二字古者通用不然宋世良牙門虛寂北齊書何以書衙

奏記禮重

兩漢博聞謂前書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僕觀隸
釋謂秦漢以來有此奏記僕不暇遠考在漢前時丙吉奏記霍
光李尋奏記翟方進非特鄭朋而已考丙吉在鄭朋之前不可
謂自朋而始奏記之體在東漢之時其禮甚重觀孔子廟碑魯
相奏記司徒司空府者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
云中又云叩頭死罪諸案某人云末云某惶恐叩頭死罪上司
空府凡一記三用叩頭死罪而其間連言死罪宛類表章之體

第不稱臣耳有以見當時上下官守甚嚴

致仕官祿

石林謂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
知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時亦有特給僕漢唐致仕者亦
皆有祿据通典謂漢制凡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無祿也又
觀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又致仕
官建中五年勅所請半祿料從勅出曰於本貫及寄居處州府
支給

雌電

沈約製郊居賦其間曰駕雌霓之連蜷泛天江之悠永出視王

約賦寬字五結切
溫公自另是一事

筠筠讀雌寬為雌鷓約喜謂曰寬字惟恐人讀作平聲司馬溫
公謂非寬字不可讀為平聲也蓋約賦協側聲故爾僕考之雌
寬二字東方朔七諫中已嘗用之矣張衡七辨亦曰建雌寬以
為旗

曾子之書

曩時國學出高明光大在加意論而一時士子皆說光大之意
此董仲舒引曾子之語不知曾子之書乃謂高明廣大非光大
也加之至而已非加之意也此雖據仲舒之所舉要以曾子之
書為正仲舒又謂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則
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又曰與其奢也寧

儉與其据也寧拘曰巧言令色雖小行而篤難與仁矣此語與
今論語微異又如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所謂良賈深藏若
虛所謂與君子游必然如入蘭室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
與小人游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皆見曾子之
書諸書所引蓋本於此

臺笠緇撮

毛詩臺笠緇撮傳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緇布冠也
箋謂臺夫須者以臺度為笠緇布為冠故謝元暉詩曰臺笠聚
東籬注臺禦日笠禦雨是以為二事蓋本毛之說翹信陵詩曰
臺笠冒山雨諸田耕苻花以臺笠對諸田是以為一事蓋祖鄭

之說二事皆有據依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為筮則一也傳分之者筮本禦暑而良耜曰其筮伊糾因可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則知毛之見如此。

不可為已甚

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為已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僕因觀北史神龜之間張仲瑀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一時武人攘袂扼腕至無所泄其忿於是羽林武賁幾千人至尚書省詬罵直造仲瑀之第屠滅其家。群小悉投火中及得尸骸不復辨識唯以髻中小釵為驗其受禍如此之毒。事勢相激乃至於此。為可傷也。莊子謂刻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今人徒知說於攻擊逞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懼之。

酒分聖賢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醇而甜者為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為賢色黑而酸醜者為愚以家醪釀醉人者為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為中庸以巷醪觴酒醉人者為小人其說雖不同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魏人度語所謂清者為聖濁者為賢之說。然又考之魏人之說又有所自。鄒陽賦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醪。清者聖明濁者頑騃僕嘗評之酒之清者為聖可也若與濁者為賢何哉當為頑愚魏人度語與夫醉鄉日月其說有疵不若鄒陽之語為善也。魏略以白酒為賢。

野客叢書卷第十五

果
卷
十五
葉
三



